



解放軍文藝叢書

# 保衛延安

社鵬程著

## 內容說明

一九四七年三月初，蔣介石匪幫以數十萬兵力對我延安發動了瘋狂的進攻；我人民解放軍和陝甘寧邊區人民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，從防禦轉入進攻，並在沙家店等有名戰役中殲滅數倍於我的敵人，取得了當時西北戰場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輝煌勝利。

這部長篇小說真摯動人地描寫了這次保衛延安戰爭中幾個著名戰役，描寫了彭德懷將軍，描寫了指戰員中不少奮不顧身的英雄人物。這是一部描寫我國人民解放戰爭的有力作品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\*

書號280 字數368,000 開本850×1168 1/32 印張15  $\frac{13}{16}$  插頁2

1954年6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月北京第2版

1957年9月北京第13次印刷

印數880001—861800册

定價(6) 1.50元

目次

第一章	延安	一
第二章	蟠龍鎮	六
第三章	隴東高原	一三
第四章	大沙漠	一九
第五章	長城線上	二五
第六章	沙家店	三二
第七章	九里山上擺戰場	四二
第八章	天羅地網、草木皆兵	四七



## 第一章 延安

一九四七年三月開初，呂梁山還是冰天雪地。西北風滾過白茫茫的山嶺，旋轉嘯叫。黃燦燦的太陽光透過乾枯的樹枝桠照在雪地上，花花點點。山溝裏寒森森的，大冰凌柱像簾子一樣掛在山崖沿上。

山頭上，山溝裏，一躍一行的戰士、戰馬和馱砲牲口，頂着比刀子還利的大風前進。有些戰士抓起把雪往口裏填；有些戰士把崖邊上的小冰凌錐用刺刀敲下來，放在嘴裏吮着。他們的灰棉軍衣都凍得直溜溜的，走起路來圪察察響。因為他們晚間是在雪地裏過夜的。

這是人民解放軍的一個縱隊，奉命從山西中部出發，不分日夜向西挺進。他們，像各戰場的人民戰士一樣，從人民解放戰爭開頭到如今，沒日沒夜地打了八個來月仗。目下，他們要去作戰的地方，環境將更艱苦，戰鬥將更殘酷。

槍不離肩馬不離鞍，戰士們急行軍十來天，趕到了黃河畔。

黃河兩岸聳立着萬丈高山。戰士們站在河畔仰起頭看，天像一條擺動的長帶子。人要站在河兩

岸的山尖上，說不定雲彩就從耳邊飛過，伸手也能摸着冰涼的青天。山峽中，渾黃的河水捲着大冰塊，衝撞峻峭的山崖，發出轟轟的吼聲。黃河噴出霧一樣的冷氣，逼得人喘不上氣，透進了骨縫，鑽進了血管。難怪扳船的老艄公說，這裏的人六月夏天還穿皮襖哩！

縱隊的前衛部隊在溝口裏的山岔中集結，準備渡河。蔣匪的五六架美國造戰鬥機，在黃河渡口上空盤旋偵察，俯衝掃射；槍聲、火藥味，加上黃河的吼聲，讓人覺得戰場就在眼前，讓人感到一種嚴肅的緊張。

旅長陳興允騎馬從山口裏馳出來，眼前就是黃河，他急忙勒住馬。那匹高大肥實的棗紅馬，抖了牠通身上的汗水，豎起耳朵，對黃河嘶叫了幾聲。又揚起尾巴猛擺頭，兩個前蹄在地上刨着，像是陳旅長一放韁繩，牠就會騰空而起，縱過黃河。

陳旅長跳下馬，把馬交給身後通訊員。他向前走了幾步，習慣地看看左右的山勢。接着，雙手幫在腹前，長久地望着那急湍的浪濤。

團參謀長衛毅和營教導員張培，從山口出來走到陳旅長身邊。

衛毅和張培站在一起，看來滿有意思。衛毅，臉方，眉粗；身材高大結實，肩膀挺寬，堂堂正正的，不愧是個山東大漢。張培呢，比衛毅低一頭，身體單薄，臉膛清瘦。他負過八次傷，流血多，身體弱。這麼，看外表，誰也不相信他是過了十年戰鬥生活的人。

陳旅長說：『我們在黃河上來回過了多少次啊！黃河跟我們是有老交情的。』這愉快、爽直的聲音調，是衛毅他們聽慣了的。

衛毅微微聳動肩膀，說：『我們跟黃河打交道多，並不是討厭的事！』

陳旅長笑了：『誰也沒有說這是討厭的事啊！』他扭頭看張培：『是咯，你總是這樣悄悄的，不吭聲。』

張培說：『習慣很難改，也是進步慢啊！』

陳旅長說：『瞎扯，瞎扯！像你這樣脾性也是蠻好的。大約，你們營的戰士們把你當母親看，是麼？』

張培微微一笑，說：『戰士們要真的這樣看我，那倒是讓人高興的事。』

陳旅長問：『這幾天日夜急行軍，你吃得消？』

『我騎馬行軍，還有什麼好說的。戰士們倒是真够噲！』

陳旅長明知故問：『衛毅，張培真是騎馬行軍？』

衛毅挺不自然，微微聳肩，說：『行軍中，他的馬總是讓走拐了腿的戰士騎。』

陳旅長臉上閃過不滿意的氣色，說：『這些事，我真是懶得再說！』

張培知道旅長不滿意他的來由。半個來月前，張培還躺在醫院裏，胸脯上的彈傷算好了，身體呢，還很弱。他聽說部隊要過黃河去作戰，就再三要求提前出院歸隊。部隊出發的頭一天，他趕回來了。這幾天行軍中，陳旅長每次碰到他都要說：『身體這樣弱，爲什麼要急得趕回來？同志，打仗的機會有的啊！』

敵人的五六架飛機，從黃河上空俯衝下來，扔了幾顆小型炸彈，掃射了一陣子，怪叫着鑽到雲

彩裏去了。

陳旅長臉上閃過嚴峻的氣色，說：『我們得抓緊每一分鐘往前趕。西北形勢嚴重，非常嚴重！』他把敵人的陣勢講了一番。敵人在別的戰場被迫轉入防禦，只好在山東和西北發動什麼『重點進攻』。現在敵人幾十萬人馬正向山東進攻；我們西北哩，敵人共動員了三十多萬軍隊，用在第一線的軍隊就二十幾萬。三月十三日，南線，胡宗南的十四五萬軍隊，沿咸榆公路及其以東地區，向延安進攻。西線，馬鴻逵、馬步芳，正向我隴東分區、三邊分區進攻。北線榆林的敵人，準備向我綏德、米脂縣一帶進攻。

衛毅和張培看看陳旅長那黑沉沉鐵一樣的臉色。這臉色，是他們每次在部隊發起攻擊時常見的。

陳旅長望河西面黑壓壓的山，低聲而沉重地說：『前面擺着更大的考驗啊，同志們！』

『保衛黨中央！』

『保衛毛主席！』

『保衛延安！』

『保衛陝甘寧邊區！』

『打退敵人的進攻！』

戰士們的喊聲，黃河的浪濤聲，匯成巨大的吼聲。這吼聲，就像三更半夜裏，突然雷響電閃、

狂風暴雨來了似的。

陳旅長、衛毅、張培回頭望去：集結在山口裏的部隊，利用渡河前的時間，分別舉行幹部會議、黨員會議、軍人大會，進行戰鬥動員。

在一個連隊前面，有個連長模樣的人，胸脯搶前，揚着手，大聲喊：『同志們，我們去保衛黨中央，保衛毛主席……』

陳旅長覺得，戰士們渾身全緊張了，像是那講話的人在戰士們心裏放了一把火！那個隊前講話的人，指着黃河喊：『同志們，我們馬上要渡河……敵人正向延安進攻。同志們，延安，那是我們黨中央和毛主席住了十幾年的地方呀……民主聖地延安，全中國全世界誰不知道……』

戰士們都瞅河西的大山。有些個戰士，站起來又坐下，像是要說什麼。

陳旅長指着戰士們面前講話的人，問：『那是誰？啊，對咯，那是周大勇。』他望着衛毅和張培說：『是咯，要隨時向戰士們說明，我們到陝甘寧邊區作戰的意義。』他低頭沉思，有些激憤。『前去的路子是艱難的。但是，你們要給戰士們特別說明：毛主席在西北親自指揮我們作戰，這就是勝利的最大保證。好吧，你們立刻去組織戰士們渡河。我去看看司令員是不是上來咯！』

● 陝甘寧邊區的一個分區，包括慶陽環縣合水等縣。  
● 包池定邊安邊等縣。



衛毅邁開穩實的大步，向河邊走去。他走了幾步，回頭看：張培還站在原地望着河西陝甘寧邊區的千山萬嶺，眼睛一眨也不眨，有什麼東西在他心裏顫動。

衛毅喊：『張培，走哇！你們營馬上就要渡河。』

張培緩緩地走到衛毅跟前，嘴唇有點抖動，說：『參謀長！我，我恨不得一下子飛到延安去。』衛毅瞅着張培，心裏也在翻騰，說：『張培，着急沒有用。……我們要去和敵人幹一場，要結結實實和他幹一場！』他舉起右拳，從空中猛地劈下來。

長城外颯來的風，帶來滿天黃沙。戰士們向渡口邊移動，風把衣服吹得脹鼓鼓的，沙子把臉打得生痛。

大風捲起黃河浪，衝撞山崖，飛濺出的水點子，打在戰士們身上、臉上。河上游，有幾隻小木船，乘風順水下來了。它們有時爬上像山峯一樣高的浪頭，接着又猛然跌下來；有時候被大漩渦捲起來急速地打轉轉，像是轉眼就要覆沒了，可是突然又箭一樣的破浪前進了。船上的水手，『嗨啲——嗨啲——』地吶喊，拚命地搖槳，和風浪博鬥。

河岸上擠滿準備渡河的部隊、戰馬和馱砲牲口。有許多戰士齊聲向扳船的人喊：『扳啲——加油啊！扳啲——加油啊！』有幾頭高大的馱砲驢子，被人們的喊聲和黃河的吼聲，驚嚇得在河灘裏胡跳亂蹦。砲兵戰士在追趕跑脫的驢子。

指揮員們都非常忙迫地佈置過河的事情。參謀工作人員來回奔跑。通訊工作人員，有的騎着馬

去傳達命令，有的在檢查河邊剛拉好的電線，有的背着電話機正把電話線從山口向河邊拉。

第一營營長劉元興把帽子拿在手裏掄着，吼喊：『通訊員！喊一連連長來。跑步！』

小通訊員一忽溜，向後邊跑去了。約有兩三分鐘的時光，通訊員跟一個青年指揮員跑來了。這個青年指揮員看來又靈醒又精幹。他跑到營長跟前，左手按住腰裏擺動的駁殼槍，腳後跟一靠，敬了禮。端錚錚地站在營長身旁，等候吩咐。

劉營長沒還禮，也沒吱聲，臉色黑煞煞的，很惱火。他回頭把第一連連長周大勇瞅了一眼，像是滿肚子火氣消了大半。他想：『行！不管把什麼任務交給他，保險出不了漏子。』

周大勇長得很勻實，肩膀挺寬，個子不算頂高，可是比中等個子的人高出半頭，長方臉兒，兩道又寬又黑的眉毛下，有一對頑強的眼睛閃閃發光。他站在營長身邊像在地上扎了根，讓你覺得，就是上去三五個小夥子，也休想推動他。

劉元興搓着手，說：『呂梁山上冷，黃河邊更冷！』

周大勇說：『營長，蹦躑幾下滿身是火。』

劉營長說：『嗚！年紀不饒人。我要像你那樣年紀，又有你那一彪個子，就跳到冰窟窿裏也不害怕！』

周大勇笑了：『七老八老，你才三十四呀！』

『那也比你多吃十年飯啊，同志！』

敵人飛機在河對岸瘋狂地俯衝、掃射。劉營長望着翻騰的黃河，說：『狗娘養的，你再掃射還

能擋住老子過河？周大勇，你們一連先過！」

「我巴不得有這一聲命令。」周大勇眼裏閃着按壓不住的熱情。

劉營長問：「戰士們把偽裝圈做好了嗎？」

「做好了。」

劉營長看了一下錶，說：「現在是下午兩點。旅首長命令，今天黃昏咱們旅一定過完。好啊，你立刻帶部隊來！」

「行！」周大勇敬了禮正要轉身走。

劉營長說：「別忙！你們連隊一過去，就擺在對面山頭上，組織對空射擊。」他指着飛機又說：「這些吃冤枉的傢伙是頂怕死的，你擺起機槍摔它兩梭子，它飛得可高啦。哦！看，船拉下來了。去，快帶隊伍來過！」

## 二

全縱隊的人馬渡過黃河，由東朝西，直向延安方向進軍。敵人飛機順着窄狹的山溝掃射、轟炸，想阻止我軍前進。戰士們在敵人飛機掃射時臥倒，飛機轉過去時又爬起來走。臥下去，爬起來……他們就這樣行進，一直到天黑，才算平靜下來。

戰士們經過通夜急行軍，三月十八日路過延川縣境，這裏離延安一百八十里，可是滿眼都是戰爭景象。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在分散、轉運公糧。老漢、婦女在堅壁東西。路岔上、村口邊，兒童

們在放哨。一隊一隊的自衛軍東來西往。他們有的指着七九步槍，有的抗着紅纓槍，大約是到什麼地方去參加演習的。

戰士們急急地向前走去。他們邊走邊看那小廟牆壁上、石崖上，寫的戰鬥動員標語：

『全邊區人民緊急動員起來！保衛共產黨中央！保衛毛主席！保衛陝甘寧邊區！保衛延安！保衛土地！保衛豐衣足食的生活！』

『邊區的軍隊指揮員、戰鬥員和後勤人員們！你們是站在最光榮的崗位上，全中國，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望着你們，他們把重大的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！毛主席、朱總司令所教導的一切，現在是實行的時候了！』

『戰爭的火，在陝甘寧邊區燒起來了！』第一連連長周大勇心裏充滿激憤。

陝甘寧邊區這片山地，東西七八百里南北八九百里，可是大城小鎮，溝溝渠渠，周大勇差不多都到過。他和陝甘寧邊區的老鄉，一塊度過很多艱難的日子。他在無定河邊給老鄉們割過莊稼送過糞，在延水河畔，老鄉們也給他講過陝北土地革命的故事。

他想起陝北、延安，像想起家鄉一樣親切。當他還只有一支步槍高的時候，他就隨工農紅軍，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到了陝北。往後，紅軍改編成第八路軍，他像很多紅軍戰士一樣，哭着把綴有紅五星的帽子裹在包袱裏，從陝北開到抗日前線。自後十年內，他跟他的很多戰友，幾次回到陝北、延安，又幾次從陝北、延安出發去遠征苦戰。

如今，周大勇又踏上陝甘寧邊區的土地，又向延安前進。可是，這次回來跟往回不同，因為戰



爭的火在陝甘寧邊區燒起來了，而且就要燒到黨中央住的延安。這些想法從周大勇的腦子閃過時，慘厲的痛苦和憤怒，就煎熬着他的心。他曾經出生入死，在戰爭中看見過許多悲痛的事，但是，他從來也沒體驗過他此刻所產生的激動感情。這正像，一個人走近自己祖祖輩輩生活的村子，看見強盜們在殺自己的生身娘一樣！

三月十九日，太陽剛爬上東山頭，部隊就進到延安正東百十里的大川裏。川道裏塵土滾滾，攔攔着撤退中的人、車輛、毛驢和耕牛。牲口馱着糧食草料，車輛上裝着傢具、紡線車和饅頭罐。有的車輛上，還有隻貓睡在傢具旁邊。……人羣中，很少看見中年男人或是年輕小伙子，他們有的去給自己部隊帶路，有的去抬担架，有的去運糧，有的手執武器去保衛家鄉。只有婦女們，揹着孩子，挑起全家人的生活担子去逃難；老太太們有的揹着包袱，有的抱着雞，手裏還拿着昏水的木瓢。小孩子們，有的扛着放羊用的小鐵罐，後面跟着一條狗；有的揹着書包、木刀。老漢們，有的揹着農具，有的挑着被子、衣物……有些人，誰也不和誰說話，誰也不看誰，彷彿向來就不認識。他們滿臉是塵土，看來，又熬累又難過！有些人，一會回頭望延安的天空，一會又望路兩旁的田地和山坡。平時，人們很少注意這身邊習見的事物，很少注意這黃土山嶺、紅土山溝、和那家鄉上空的雲彩。如今，戰爭來了，人們要和這一切分別的時候，便覺得，往日那難得的時光並沒有充分的利用，許多美好的事物也沒有努力去理解它。

這些逃難的羣衆沒有看見自己的隊伍時，都很驚慌；待看見了自己的部隊時，便坐在路邊不朝前走了。照他們想，部隊上去，三下五除二就把敵人收拾了，戰爭就結束了，太平日子就又過起來

了。

措着孩子的婦女們，臉上顯出喜盈盈的氣色。她們都噤噤咕咕地議論起來了。

『啊，瞧呀，咱們的人馬多稠。不怕，不怕，天打五雷轟的白軍來不了！』

『不怕了，瞧！咱們從河東調過來幾十萬人馬。』

周大勇想：『幾十萬？一共才八千多人啊！』他在戰爭生活中常遇到這樣的事情：人們往往根據他們的心願，編造或誇大一些矛盾而可笑的好消息以求得安慰。他邊走邊問：『老鄉，敵人還遠哩吧？』

『遠哩？人家說，敵人到了咱們延安城啦！依我想，敵人到延安南邊的二十里鋪啦！』

『咳！你才瞎說。同志，敵人離延安還有三四十里路程。』

『延安，……不妙，很不妙！』周大勇感覺到，老鄉們說的這些互相有很大出入的消息，給他帶來一種沉重的壓力。又問：『老鄉，不是說你們早就撤退了麼？怎麼，你們還擠在這裏？』

老鄉們亂噪噪地回答：

『窮家難離，熱土難捨嘛！』

『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窮窩嘛！』

『這一陣說不來啦！鄉長同志天天勸說，叫我們走遠處安家。我們可又謀劃：咱們的隊伍還能叫白軍佔咱們的延安……反正幾天工夫就打完了，我們也就回去了。如今呀，……昏三倒四……一滿說不來了……唉，仗要打到什麼年月，以後的日子可怎麼過呀！』

周大勇的臉色陰暗暗的。他一面走，一面給老鄉解釋：要準備長期打仗。

路上擁擠得走不動。旅首長傳下命令：『部隊靠右首的河邊走！』前邊部隊掉轉方向朝河邊走，後邊部隊擁住了。周大勇在一輛大車邊停住腳。車上有一個十一二歲的男孩子，躺着呻喚。他是在來路上，飛機掃射時負傷的。這個孩子身邊，躺着一個噁了氣的女人。周大勇問了一位老鄉，知道這個女人是在前邊十來里路上，被敵人飛機掃射死的。

周大勇站在那裏，右手緊抓住腰裏的皮帶，左手緊抓住駁殼槍的木套，臉像青石刻的一樣，沒有任何表情。他全身的血液，像是凝結住不流了；心像被老虎鉗子鉗住在絞擰。站在他十幾步遠的指導員王成德，粗粗地出了一口氣！

周大勇的眼光從老鄉的大車上移到戰士們的面容上，戰士們都直望着前方，像是不忍看身旁那輛車上的慘情！

大車旁邊站着一位老太太。車上一死一傷的人都是她的親人。老太太望着大車上的屍首跟受傷的孩子，失魂落魄地發呆。她覺得一切都像做夢一樣模糊、捉摸不定。她呆滯的眼光，落到戰士們那嚴肅的臉膛上，像是問：『仗可真的要在咱們邊區打起來啦？你們就能讓白軍佔咱們延安呀？孩兒，不能吧！』她再看看那車上兒媳婦的屍首跟受傷的孫子時，又覺着無情的火已經燒到延安了，已經燒到自己的頭上了！戰爭，已經毀了她血一滴汗一滴建立起的家園！……

周大勇想給老太太寬心。還想說，敵人佔不了延安，部隊急急忙忙朝前趕，就爲的是保衛延安嘛，可是，他半句話也沒說出來。他心裏火燎油燒：老鄉們老的老小的小，去逃難，可是逃到哪裏

去呢？軍人，軍人的責任不就是保衛他們的生命家園麼？不就是保護他們不担驚受怕麼？周大勇恨不得一步邁到延安，就讓他跟他的戰友用生命支架住一切打擊吧，就讓敵人把美國的鋼鐵跟火藥全部拋過來吧！

老太太抬起頭，眼淚撲簌簌地落下來。停了好一陣，她從牙縫裏擠出一句話：『孩兒，把白軍殺人賊的黑心腸掏出來啊！』

周大勇身旁的一個戰士說：『老媽媽，你儘管放心，說什麼我們也不能讓敵人佔領咱們延安！』一羣跟上大人逃難的小孩，擠到隊伍中間，拉着戰士們的手，問東問西。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站在土坎上，一蹦就爬在周大勇的背上。他把小嘴巴貼着周大勇的耳朵，說：『叔叔，明天打走白軍，我們就該回去了吧！是不是？叔叔，叔叔，你看我把書包也帶出來了。』

世界上還有比這不懂事的孩子說的話，更叫人心痛麼？周大勇轉過身子，雙手捧住孩子的臉，眼對眼看了很久，很久！啊，這一對稚氣而晶亮的小眼睛，還不知道殘暴的敵人怎樣殘暴；也不知道真正的戰爭和生活的艱難。因為，當他第一次睜開眼看這世界時，他的父兄已經用血汗把陝甘寧邊區這一片土地洗刷乾淨了；當他能辨識人的臉膛時，他周圍就有許多正直無私而充滿感情的臉膛；當他會玩耍時，就坐在延水河邊，一邊用胖胖的小腳撲通撲通打水，一邊聽叔叔和阿姨們唱歌，——呼喚幸福生活的歌。可是如今，他要去逃難！……

孩子在周大勇眼瞳裏看見了自己的模樣。他抱住他的脖子，臉腮靠臉腮，高興地喊：『叔叔，你眼裏有個人人……』



突然，前邊吹起防空號，接着，各個連隊的司號員都吹起號來。淒厲而激昂的號聲，使人心裏打顫！敵人三架戰鬥機順大川上來，連圈子也沒有繞，就順着川道向人羣中俯衝掃射。小孩婦女、頭髮白花花的老母親，都跟部隊擠在一塊；飛機俯衝聲，掃射聲，女人們尖銳的喊聲，孩子們的哭聲……指揮員們在高喊：『散開，散開！』怎麼能散開呢？……一個婦女手一揚，躺在血水中。她懷中正在吃奶的孩子被遠遠地摔在路邊。周大勇不顧飛機掃射，從路上撲過去把那孩子緊緊地抱在懷裏，用胸脯護着孩子。他像是覺得自己寬大的脊背，可以擋住敵人的子彈。其實，那孩子早就噓了氣！

離周大勇五六步遠的地方，有一灘血水，血水中放着一個小書包。血水周圍有一些散亂的小學課本的頁子；還有些書頁子掛在路邊的枯草上，有些隨風飄飛在空中！

田地裏到處是被打壞的車子、農具、傢具，還有些衣服、被子、棉花，正在吐火冒烟。路邊的蒿草燃燒後，變成一堆堆黑色灰燼。

周大勇，這位在生活中經歷過一切打熬的人，這位在戰火中走過幾萬里的人，眼裏閃着淚花子。他的每一根神經都在絞痛，每一個細胞都在割裂！……

飛機掃射罷，路邊村子裏的老鄉們，帶着門板，跑到大路上救護傷的，抬埋死的。他們，不悲歎也不流淚，不吶喊也不說話。山溝裏充滿着沉默和嚴肅。空氣中飄飛着塵埃、烟霧和硝烟味。

前川裏跑上來十來個區鄉幹部，都揹着大槍；沒日沒夜的工作，把他們的眼睛都熬得通紅。幹部們向那擁來擠去的老鄉們講話，告訴他們朝哪裏去安全。